新刻釋常談

釋常談序

常談者何蓋吾人平日之所常談者也在談之者見以為常則不究其原在聽之者見以為常則不詳其味此道聽塗說以譌傳譌甚有至於誤為引用者其弊蓋種種而不知矣然則常談果常談乎而可忽之乎脫有起而正之者又將何以對耶此常談之用釋也釋之者不知其人而重為梓

之者則余也是書發經史之隱奧博今古之見聞即吾需行且賴之至若面墻之士市井之夫寧不大有裨哉噫安於常談而忽於是書者終亦面墻市井也已雖彼釋之而余梓之何裨之有

旹

萬曆癸巳春仲錢唐胡文煥德甫序

序畢

釋常談序

仁和莊汝敬脩父譔

夫所謂常談者果談自里巷而家曉戶喻者乎抑日用為談而相忘習熟乎譚果如是即童稚解矣何以釋為然譚不同里巷而日用之固為常即非里巷日用能譚而里巷日用凡縉紳文學輩所為風生於促膝抵掌間者亦謂之常然則談果常乎非常乎是集假字

借名或根自典故或摘自成語雖劇便捷而義則隱奧倘非句櫛而字沐之即王衍復起恐亦不能鼓頰於前而屬垣者且皆耳茅之矣然則名雖常而實則非常非常之常烏乎無釋噫並之嗜侈譚者彩矣彼喋喋齷齪者固無足論即有一二雅脩口吻者恐於此談亦未盡迎刃也釋常談或者其所由作歟

新刻釋常談目錄

卷之上

絺綌　挾纊

倒載　張蓋

傾蓋　愛忘其醜

水賓　素領

銅臭　躍馬肉食

加籩　狐假虎威

周郎　蚌鷸相持

排闥　鼓盆

負荆　巨卿之信

鄧艾之疾　文過飾非

王濟之癖　潤屋

修容　鬒髮皓齒

鮮粧帕服　么麼

持兩端　色莊

徙步　七筋

握髮吐餐　掛冠

陶朱公　商君

智囊　寘董

膏肓　遏惡揚善

弧矢　姜維之膽

上巳日　落帽之辰
喪明之感　倨傲
微瑕　壘壘
以已方人　絕纓
哀王孫　掃門
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達於未萌　何日脂轄
有鴻鵠之志　掛劍之義
忠信獲罪　燕爾
于飛　自掇其咎

新刻釋常談卷之上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校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傳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秉用超為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為定遠侯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

所聞甚多忽卽易主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公瑾周瑜字也）為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穰矦

見事遲謂之穰矦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在路逢秦相穰矦雎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穰矦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秦國耳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偸見穰矦耳此

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郤搜索雎乃下車藏於草中穰矦行十里果迴使人搜軍中不獲而去雎至秦果代穰矦為秦相

右軍

鵞謂之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鵞求寫經得鵞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鵞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鵞以待右軍右軍知歎惜彌日

小冠子夏

患目眚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世

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為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為小冠子夏

喋喋

多語話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措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可嗇夫利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説為封禪使説女婿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婿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黄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卽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凡山以南面為陽水以北面為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

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曰此宅當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為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為宅相

玉潤

女壻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為氷清女壻衛玠字叔寶並號為玉人故時為之語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東牀

女壻謂之東牀晉太尉郄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特唯一人於東牀坦腹而臥旁若無人郄太尉聞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鄉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於曠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星商人以辰星為商星也遷實沈于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星為參星故謂之參商商丘地大夏則今在宋晉陽縣是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謌謠舂者不相杵君下

如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吕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犨麋權額廣眼垂肩脣薄鼻昂皮膚皺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辯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

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著人情之竇大可通流也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

我以為何如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撾不受而走豈為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慚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肉食

秉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請相予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戾唇魋顏蹙頞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君更得四十三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

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為秦相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碏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也

絺綌

葛衫謂之絺綌論語曰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之注

曰單著葛衫而出非禮也 必表著須著上蓋也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旣衆時値切寒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知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爲荆州牧每出酣暢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豆六

品矣

狐假虎威

託藉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為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謂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虎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為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必不祥矣爾若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卹

王曰寡人知之矣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壻矣吳國因此呼瑜為周郎也

蚌鷸相持

兩人相據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欲代燕蘇秦為

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觜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為弊甚衆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為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卧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關者不令放羣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

下巳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負荆

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荆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于澠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為鼓琴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劒於前曰五步之内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劒

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為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為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廻車避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為吾二人在今若二虎相鬭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衍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荆楮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

至於斯遂與相如為刎頸之交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即是不文過飾非也或云顔子有過不至兩度然論語内二字絶多唯不貳過字别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顔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也

蒭粟

馬料謂之蒭粟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蒭爛粟以飼馬

[illegible]卷之上

新刻釋常談卷之中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校

彈鋏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為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曰長鋏兮歸去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與魚肉後果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嘗君

傭書

受顧寫文字謂之傭書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纔畢巳誦在口後位

至侍中

蒲鞭之耻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耻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耻也

開東閤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閤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閤招迎賢士後為丞相封平津矦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君謂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為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

其不達者也

楊朱之泣

泣於途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天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不聽為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鬱壘

兆符謂之鬱壘于寶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

海之中度朔山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於門畫此二形以辟鬼也

弊帷之歎

馬死謂之弊帷之歎禮記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雪東門之恥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興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卧之所出入嘗之

不忘其若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耻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於薛（薛名也）名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券今契也）旣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盡焚其券旣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驩曰爲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乃馮驩之致也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郄獻子

往救之至則已斬訖郤獻子狗之曰吾為韓君分謗也

棄繻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為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僻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僻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是惜錦鞮泥今之紫襜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臣有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裹謂之修容漢馮黎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鬒髮皓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鬒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者鬒髮皓齒悅而問之主曰姓衛字子夫帝遂納之即令升車從帝入宮後冊為皇后

鮮粧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好衣裳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卧都不廻顧嘿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責夫人曰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見帝囑託骨肉何乃略不廻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

如此今卧疾月久形狀枯悴若將衰貌見之又何益於骨肉爭我今不廻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我鮮粧怕脈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麽

身小謂之么麽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法候鷄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鷄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徑往趨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乃曰向來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麽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

本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千於趙交境屯駐名為救趙寔持兩端平原聞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君乃用抱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矯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椎椎殺晉鄙信陵君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色莊

面嚴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䟆步

不秉鞍馬謂之䟆步䟆鞋也蔡邕雅重王粲䟆步迎之

七筋

匙筯謂之七筋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次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七筋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握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誡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於四方

掛冠

休官謂之掛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掛於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

能持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為越臣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於海畔父子治生置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為相蠡歎曰居家即致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陶（陶即陶縣）以為此地是天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於是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畜候時轉物居無何又生計巨萬

商君

為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官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鬬遂封鞅於商洛號為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行遂黥其太子傅公子虔秦之大臣皆以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

智囊

患瘿者謂之智囊史記秦樗里子瘿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又杜預亦有瘿也

寘堇

下毒藥謂之寘堇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為后姬譖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廻姬潛寘堇於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酹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膏肓

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肓晉悼公染疾醫療不獲乃世

使入秦名醫盧醫盧醫未至而悼公夢二童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肓上其柰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肓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不能醫也悼公曰眞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遏惡揚善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遏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弧矢

弓箭謂之弧矢易曰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

姜維之膽

人大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待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衛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流被面帝令小黄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帝令㨎

[illegible]使宣竟不伏遂封宣為強項矦

便便之腹

人腹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腹大以教授為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師出何典記

手談

着碁謂之手談遇真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碁棋人迷路問碁者曰此

是何處碁者不應樵者拱立移時候畢局又問之老人曰向來裁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得出遂告於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步履蹣跚

患脚謂之步履蹣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樓下蹣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躄者詣其門謂平原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而終不斬

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而謝之諸客再至

櫝楚

杖謂之櫝楚禮記曰櫝楚二物收其威也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為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為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借問翁曰未必為福居一年胡虜天下丁壯者皆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新刻釋常談卷之下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校

投轄

留客飲酒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

罍耻

飲酒次酒盡謂之罍耻禮記曰缾之罄矣罍之耻矣罍卽酒樽

無投杼之疑

清慎之士被人讒毀謂之無投杼之疑曾人有與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參必不殺人俄頃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眞好色者也婦人有蓬頭垢面攣耳露齒者皆淫之

不速之客

凡筵宴有不屈命而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

包有魚不利于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憔悴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為佞臣靳尚所讒王乃流放之原遂遊於江潭行吟潭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閭曰子非三閭大夫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唯我獨清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中祭之後有人逢之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常為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無能奪也

陸雲之癖

愛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鬚編遂以錦囊緘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縗絰上船水中見巳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

無鹽

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醜女號無鹽臼頭深目埋胷隆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畱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至漸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奏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彊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姦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此一怠也漸臺巍峩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怠也賢者匿於山林讒者進於左右此三怠也耽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怠也宣王乃停漸

臺廢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册無鹽為后自此齊國號為中興

擢髮之罪

罪犯深者謂之擢髮之罪魏大夫須賈譖范雎於魏王王使人毆雎折齒拉肋致於廁中雎求守廁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為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於賈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於胡貊之地雎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某之髮不足以贖其罪

伐善

凡人自衒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盤庚

五遷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殷帝五遷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脩字宣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酣暢而歸

上巳日

二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志三月三日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落帽之辰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

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誡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也

喪明之慼

子死謂之喪明之慼禮記曰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問曰吾嘗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未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倨傲

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食音易　其音箕）謁高祖高祖

方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乃
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為復彼秦若
擬破秦豈可倨傲見長者耶

微瑕

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得卞和之璧秦王聞
之使人至請以十五城換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強盛
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羣臣選擇有氣度者為
送璧使有閤官繆賢舉藺相如可為使相如既受命
齎璧入秦獻於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
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

於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齎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大王若乃見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驛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自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亹亹

事有相續謂之亹亹亹亹者莫善乎著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亹亹即是相續不絕也

以巳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已方人謂以已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已方人也

絕纓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羣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延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為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繼燭及楚王與晉戰晉軍圍楚數里楚將有一人登烽冒刃用命交戰遂解晉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者絕纓士也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少年將家貧嘗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異日必願酬答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爾報耶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為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為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苦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朱紫如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即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太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劒割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奬也

達於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於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於成事智者達於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書即日胡服

何日脂轄

問人何日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有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

涉少時家貧為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富貴不忘汝等同耕者笑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鷰雀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於劉項舉大軍為楚王

掛劒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變移者謂之掛劒之義史記吳季札吳王最小子也王使札聘於晉帶寶劒以自衛北過徐君念札之劒謎不形言札心已測札以遠使未達心私許之及札迴徐君已死乃以劒掛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

為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

齊歸燕國人毀之於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官者妻通於外人及夫還其妻致毒藥於酒中使其妾進之妾曰酒有毒言之則罪於主母不言又傷於主父是以佯仆覆酒於地主父不察乃笞其妾王於是稍悟

燕爾

新婚者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燕去聲

于飛

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自掇其咎

公然為非自致其禍謂之自掇其咎周易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趙達

筯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筯而筭無不徵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其筭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勲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筯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上懸一猪蹄何無酒肉之有故人笑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飪

飲食過熟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風流醞藉

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六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有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鬢已二毛

馳騖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騖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黈纊

聾謂之黈纊天子以綿擁其耳不聽入過

圓規方矩

措敎謂之圓規方矩

聾瞽

不嚮好事謂之聾瞽

敗於垂成

凡事欲成却不成謂之敗於垂成

廉惡不為

不善之事並曾為之謂之廉惡不為

自媒

自稱己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為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明鈔說郛收此種在六十八卷中取校一過改正若干字時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天津大水寓中水入客居矣可歎　沅叔

新刻釋常談卷之下　終

釋常談跋

夫曰常談畧之無甚高論矣又何以釋爲哉自古邇言寓至理而愚夫之言聖人擇焉詎可以平常淺近者忽之也晉之術士譏何鄧曰常談者見不談後二人果如其言竟以事敗至今傳爲美談若此帙搜羅日用切要之語而僉爲之訓釋使讀之者即其理義而通其辭不致憒憒以取世之

嗤笑身心俱有稗益者矣寧術士常談比哉具目者毋亦曰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作之者不詳其名氏予叔祖偶以披閱之際有當於衷也命梓之時在癸巳春二月姪孫先盛百拜謹跋

跋畢